

荐孟尝书

汉·杨乔

臣前后七表言故合浦太守孟尝，而身轻言微，终不蒙察。区区破心，徒然而已。

尝安仁弘义，耽乐道德，清行出俗，能干绝群。前更守宰，移风改政，去珠复还，饥民蒙活。且南海多珍，财产易积，掌握之内，价盈兼金，而尝单身谢病，躬耕垄次，匿景藏采，不扬华藻。实羽翮之美用，非徒腹背之毛也。

而沉沦草莽，好爵莫及，廊庙之宝，弃于沟渠。且年岁有讫，桑榆行尽，而忠贞之节，永谢圣时，臣诚伤心，私用流涕。

夫物以远至为珍，士以稀见为贵。盘木朽株，为万乘用者，左右为之容耳。王者取士，宜拔众之所贵。臣以斗筭之姿，趋走日月之侧。思立微节，不敢苟私乡曲。窃感禽息。忘身进贤。（节选自《后汉书·孟尝传》）

还珠赋

唐·令狐楚

物之多兮珠为珍；通其货兮而济其人。才披沙以晶耀；俄错采以磷玢。避无厌之心去之他境，归克俭之政还乎旧津。由是观德，孰云无神。

相彼南州，昔无廉吏；富其润屋，贪以败类。辜汉主析圭之恩；夺苍生易米之利。滥源既启，真质斯闕。从于旧而不瑕；谅天盼兮有自。

孟尝来止，惠政潜施。欲不欲之欲，为无为之为。不召其珠；珠无胫而至。不移其俗；俗如影之随。

尔其状也：掩彩星、迷瑶月。灿灿离离，与波逶迤。乍入潭心，时依浦口。惊泉客之初泣，疑冯夷之始剖。依于仁里，天亦何言；富彼贪夫，神之所否。沙下兮泥间，韬光兮自闲。映百华之皎皎，杂鱼目之皦皦。岂比黄帝之使象罔；元珠乃得；藺生之诡秦主，荆玉斯还。

由是发润洲苹，增辉崖草。水容益媚，泽气弥好，川实效珍，地宁爱宝。隐

见谅合乎龙跃，亏全非系乎蚌老。岂惟彰太守之深仁，所以表天子之至道。观乎彩耀外炫，英华内含。饰君之履兮岂不可，照君之车兮岂不堪。犹未遭于采拾，尚见滞于江潭。虽旧史之录、与前贤之谈，终思人掬以腾价，求得书绅而励贪。于维明时，不贵异物，徒饰表者招累，而握珍者难屈。是珍也，居卜流而委异，历终岁而堙郁。望高鉴兮而暗投，幸余光之恍惚。

还珠亭记

明·李骏

合浦故郡也，今为县，隶廉州府。旧有亭曰“还珠”，盖以表孟尝之异政也。亭在今府治东北还珠岭下。屡经兵火，漫不可识。景泰五年，郡守江右李君逊始构地于南而作新之，既建亭其中，又立祠其后，工力费用措置有方，民悉欣然从事，无有怨咨。经始于是岁之冬，落成于明年之夏。适予按部斯郡，遂以记请。

予惟州郡守吏，秩不贵于诸侯，而势等尔。诸侯始封，其地大者不过五百里，小者仅百而已。今郡地至于千里，州犹不下数百里，俗之登耗，政之巨细，金谷之出纳，教化之张弛，皆悬于长吏之贤否。以故择吏者慎之。

方汉室既东，政尚督责。当时之为郡者，率皆韧于货宝，专务诛求。由是含胎孕珠之蚌，亦皆苦之而徙于他境。为政之弊，一致于此，尚何望其有所建明哉！独孟君之来也，去其害而兴其利；通其政而和其民；礼乐教化之具毕修；愆伏凌苦之灾不降，由是人无瘡札，物无疵疠，虽池中产珠之蚌，尝徙于他境者，亦皆感之而复还，夫以无知之微物且然，矧民吾同胞者，在当时宜无不被其惠爱矣；民无不被其惠爱，凡政之悬于郡长者，在当时亦无不建明矣。若孟君者，诚可谓东汉守吏之最，而足以师表百世者也。

今去孟君几千百年，而人之思孟君者同于一日，则知善政之感于人心；殆千载一时而未尝有间也。

今李君能因民心之所同而复新斯亭以示劝。因表其义以励俗，则其为政亦未

必不取法于孟君焉。

乞罢采珠疏

明·林富

题为乞罢采珠，以苏民困、以光圣德事。嘉靖八年五月十八日，据广东布政司呈“为急缺金两宝石珍珠事。钦遵各行掌印官会同该道分守、分巡、巡海等官，查照弘治十二年采珠旧例，要见合用人夫通计若干，在何府州县取拨，委何人员管领，合用大小船只通该若干，在于何处借办雇请，器用杂物约用若干，原系派属措备；抑或支給官银买料造办，供事官员人役与防护巡缉守港等项官军民快，各于何处取拨，其各项合用银两，相应于何衙门；何项数内支用；与夫一应开查未尽事宜，务要通行查出，会议停当，逐一备开呈报，以凭会议定夺。等因。”各备咨开到职，会同广东按察司、按察使周宣，广东都司都指挥宁漳，带管分守海北道右参议汪恩，巡海带管分巡副使李传议。查得弘治十二年采珠事体，合用船只：东莞县与雷廉琼三府人民往来买卖熟知海利。东莞县行取大槽船二百只，琼州府白槽船二百只；共四百只。每只雇夫二十名；共夫八千名，每月雇觅夫船并工食银十两，共该银四千两。雷廉二府各小槽船一百只，共二百只，每只雇夫十名，共夫二千名，每月雇觅夫船并工食银伍两，共该银一千两；合用器具、耙网、珠刀、大桶、瓦盆、油铁、木柜等件。今各船人夫自行整备应用，给与价钱。雷廉二府每府又用厂一座，共一应该用银两行令广州等府于赃罚缺官皂隶马夫并均徭馥剩冠带等项银内查取：广州府二千两，潮州府六千两，惠州府四千两，肇庆府三千两，琼州府四千两。若有不敷，另于税亩户口食盐等项银两凑支，解发雷廉二府官库收贮给散，事完造册缴报。采取夫船应该委官部押，具由呈奉三府察院。

议得前项事宜虽已停当，但广东地方频年旱灾，人民贫窘，所雇夫船，每月连工食大者银十两，小者银五两，似乎数少，恐有亏百姓，各量增一半，大者每

月再添银五两，连前十两共十五两；小者每月再添银二两五钱，连前五两共七两五钱。遵照于弘治十二年十一月初一日开池起至弘治十三年正月中止，计二个半月用过银一万七千零四两一钱，采得珍珠二万八千四百一十六两；又用盘缠银一千两起进外，今奉前因，合无遵照弘治十二年行过事体，于前项府县取拨夫船，并查取银二万两，照数取足起解到司，类发雷廉二府官库收贮，各行守巡官知会，如有支用，行委的当官员眼同给散，若有支剩，解回库贮作正支销。事完之日，备细造册通行缴报，其采取夫船，应该部领分管巡缉；与夫一应供事官员人役防护官军民快，查照先年于附近雷廉等府卫所，临期摘委取拨。及查先年供事等官，合用蔬菜（此处疑误，原文如此），参政参议副使僉事，每员该银五两。知府同知通判推官指挥都事，每员银三两，知县县丞主簿典史千百户每员银二两，每船合用黄号旗布一尺五寸，前项银两俱于本司广丰库贮相应官银内支用，其起进红柜扛索漆灰银朱铜钉锁较软套等项物料，俱系采珠毕日，见数多寡酌量行令南、番二县支银给与；各项铺户造办装盛并解户三十名，亦皆临时于广、惠、潮、肇四府，编僉差委的当官员部押解纳。其所议未尽事宜，听守巡等官从宜斟酌处置，径自呈请备由通行呈奉巡按衙门，俱批依拟施行，依奉通行前项府县取拨夫船，并查解银共二万两，前来分发雷廉二府库贮支給夫船工食等用，续准本司分守海北道左参议王俊民咨称，会同带管分巡副使范嵩、巡海道副使李傅，择于嘉靖五年十一月十八日开池采取。

据各官兵人夫众称：今次各池螺蚌稀少，且又嫩小，以致得珠不似往年。又访海滨父老，俱称珠池自天顺年间采后至弘治十一年方采，年月既久，池蚌皆老，彼时得珠二万八千两。正德九年又采，相去已一十五年，止得珠一万四千两零。至嘉靖五年又采，相去一十二年，因此螺蚌嫩小稀疏，得珠不多，议照夫船在海已经三月有余，劳苦诚为可悯，行据委官同知等官章诤等查勘过，病故舍人军壮船夫共三十名；溺死军壮人夫共一十七名，风浪打沉无存船四只；被风打坏不堪

撑驾并损折桅竿舵船共二十六只；飘流不见下落船共六只，各是实。除将病故溺死者量给埋葬银钱；坏船者省令修整；不见下落者挨查。今据船夫军壮各告疾苦，委难采取，相应顺时停止，即于本年三月初七日封池，给与应得工食，责令各原委官员管押回还。

讷自嘉靖五年十一月十八日开池起，至嘉靖六年三月初七日封池止，计三个月零十八日，采过珍珠共八千零八十八两五钱，共支用夫船工食等银九千三百一十八两零，等因，到司。已将前采珍珠差官起进外，今奉前因缘，照嘉靖五年采取，除解官盘缠并雇觅民壮及红柜扛索等项银两不计外，共用过夫船工食银两将以万计，珍珠只八千余两，所得不偿所费。

广东地方频年兵荒，人民穷困，即今又值海潮泛涨，风汛不便；且去前采之期只隔二年，螺蚌必尤稀疏嫩小，诚恐虚费钱粮，不堪进用。及如前被风打坏飘流人船，不见下落，病故溺死人命数多，上千天和。又访得各处船只不止数千，刷船之时，买免卖放，大开官吏地方总甲人等骗局。富者既以货免，所刷多系下户，船只多旧且坏，所用人夫撑驾，大者不止二十名，多雇无赖光棍，告照修船买办器具纷扰为甚，至船发行及封池回还，自称官差，沿海打劫客商并附近乡村；甚至污及妻女，其为患害不可胜言；而又上下通同侵盗，其禁愈严，其弊愈出，或宁遗弃不肯纳官。采珠之后，各该府县及沿海之民，至今疲惫未苏，一闻复有此役，俱欲逃窜，意外之变，亦未敢言。等因到臣。今据前因该臣看得前项采珠事体重大，上用紧急，又经行仰设法议处间续，据岭东守巡等道右参议等官汪恩等呈称：惠潮等府、碣石海丰等卫县，十分饥谨，乞要运米赈济；又据岭西守巡等道左参议等官胡宗明等呈称：高州等府去年无收，春夏以来，民皆穷饿，嗷嗷待哺，乞要议处拯救。各呈到臣。俱经案行作急运发，查处稻谷银两，从宜散给。随据梧州等府声称：五月以来，西水泛涨，将民居漂泊，早禾淹没，秋成无望，乞要预备赈济等因。又经分投差官简踏并行各该被水府县，及时措处，将逐年无

碍库贮银两，通查类余备赈，俱案候在卷。

臣乃惶惧而言曰：官何为而此时而议采珠也；何不以采珠之不可采而告之陛下也。盖采珠有不可者三：一曰理，二曰势，三曰时。不可采而不采，陛下之心也。知其不可采而不为陛下言之，臣之罪也。臣闻之书曰：“不作无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贵异物贱用物，民乃足。”夫不害有益，无益且不可作也；不贱用物，异物且不可贵也。但无益之作，未有不害有益者；异物之贵，未有不贱用物者。盖持衡之势，此重则彼轻，圣人审轻重之理，终不以此而易彼也。故尧舜抵璧于山，投珠于渊，正为此耳。且自有珠池以来，祖宗时率数十年而一举。天顺年曾一行之；至弘治年始一行之；至正德年又始一行之。夫祖宗时非不用珠也，而以为无则不必用耳。非不采珠也，而以为不可采则止耳。陛下法尧舜法祖宗而偶不得推类于此，必有大不当于陛下之心者，此臣所以断之以理而知其不可采者一也。且珠之为物也，一采之后，数年而始生；又数年而始长；又数年而始老，故禁私采数采所以生养之。自天顺至弘治十二年，珠已成老，故得之颇多；又自弘治至正德九年，珠半老，故得之稍多；自正德至嘉靖五年，珠尚嫩小，故得之甚少。今止隔二年，珠尚未生长，恐少亦不可得也。五年之役，病死者几人？溺死者几人？而得珠几何？或者谓以人命易珠，今兹之役，恐易以人命而珠亦不可得也。此臣所以度之以势而知其不可采者二也。

臣又体得广西地方盗贼纵横，夷獠盘踞，田土荒落，调度频频，凡宗室禄米，官军俸粮大半仰给于广东。近者思田之役，其取给又不止十之八九。故广东者广西之府藏也。府藏空则人命危矣。目今岭东岭西两道地方所在饥民告急待哺，申诉纷纷。盗贼乘间窃发，馈饷自贍不暇，而广西夷落，万一靡宁，则调发转输又未有息肩之期，而于此时复以采珠，坐令某府某县派银若干千两；某府某县派夫若干千名；某府某县派船若干百只，诚恐民愈穷而敛愈急将至无所措其手足，而意外之变，难保必无！此臣所以揆之以时而知其不可采者三也。

夫圣人之举事，本之以理而乘之以时势，理者事之经也；时势者事之因也。理则可时势则未可不可也；理则不可，时势则可不可也，而况理与时势无一可者。故臣敢断以为不可，而知陛下亦必以为不可也。

昔汉顺帝时，桂阳太守文苍献大珠，诏却之曰：“海内颇有灾异，朝廷修政，大官减膳，珍玩不御。文苍不竭忠宣畅本朝，而远献大珠以求幸媚，封以还之。”元仁宗时，贾人有售美珠者，近侍以为言。曰：“吾服御雅不喜饰以珠玕，生民膏血，不可轻耗，汝等当广进贤才，以恭俭爱人相规，不可以奢靡蠹财相导。”夫二君庸主也，而此一事偶尔得之，则臣不敢以为非也。陛下聪明睿智，仁孝恭俭之主，而此一事偶尔行之，则臣亦不敢以为是也。

或谓臣能言其不可，而不知珠之用，为成造王府等妃珠冠等项而取，亲亲恩典，终不可废，恐难遽止。臣以为陛下之于诸王，宠之以恩礼，结之以忠信，厚其禄饷而通其情，不违其所欲且使其知陛下不以仪饰而略恭敬；不以绮丽而伤俭素，亲亲之情，弥久弥笃，又何论一冠之轻重耶！况该监题称库内尚有余剩扁小珍珠。是犹可以备饰冠之仪；亦未遽至缺乏，如少俟数年，池蚌渐老，民困少苏，徐取而用之，则陛下亲亲之义，爱民之仁，用物之节，亦并行而不悖矣。臣又思上用偶缺，该监请办拟而行之，于例固无不可者，而时势不可则非。臣在地方者不能知陛下固难悬断而不可知也。故曰知其不可而不为陛下言之者，臣之罪也。此臣所以不揣狂妄，披沥肝肠。竟持三不可之说，冒昧尘渎，伏愿陛下法古先以恭明命，昭今德以示四方，尚恩礼而笃宗亲，敦朴素以远珍丽，省财力以厚黎元。乞敕户部再加查议，将采珠一事，暂赐报罢。则一方之民，不觉鼓舞更生；而海滨岭表，咸歌尧舜之圣矣。

嘉靖八年十二月十五日题。

乞罢看守珠池内官疏（节录）

明·林富

题为应诏陈言，广圣谟以答天戒事。窃臣看得廉州府之合浦县属之杨梅、青婴等池；雷州府海康县乐民一池，俱产珍珠，设有内官二员分地看守。成化、弘治年间，乐民珠池所产日少，正德年间，官因裁革，惟廉州珠池内臣尚存。臣窃计供应之费，额编弓兵皂隶等役及所占匠役亦复不少。珠池约计十余年开采一次，守池太监一年所费不下千金，十年动以万计，割万金之费，守二池之珠，于十年之后，其得珠几何，所谓利不能药其所伤，获不能补其所亡也。况递年额编殷实及所占匠役，无故纳银以供坐食，民力堪怜，民膏宜惜。臣愚以为珠池太监俱可不必再差，以贻日朘月削之害。若珠池乞敕海北兵备道兼管更为称便，既免编拟供需，而且责成亦专，禁令易行，而民困可苏也。

若云珠池乃宝源重地，宜委内使，但内外皆皇上臣子，倘重内而轻外，诚恐倚势为奸，专权滋事，害有不可胜言者。此臣所以为不如归海北兵备道兼管之为便也。伏乞皇上轸念边海军民穷蹙已甚，特敕海北兵备道以专责成，责省内使之费，不啻齐民数千家之产，而地方幸甚，微臣幸甚。嘉靖九年十月二十日题。

中央首长题词批示

毛泽东主席：

旧社会劳动人民辛辛苦苦采珠进贡皇帝，现在我们殖珠要为社会主义为人民服务(1958年在广州视察水产馆时说)。

周恩来总理：

要把南珠生产搞上去，要把几千年落后的自然采珠改为人工养殖(1957年11月对合浦地委的指示)。

西联宝岛，南国珍珠(1960年二月题)。

陈毅元帅题：

潮退沙平珍珠美，帆摇波晃琉璃碧，看今朝合浦果珠还，真无价(1962年)。

访合浦白龙珍珠城旧址（二首）

田汉

（一）

南来初看还珠记，当日珠民重可悲。
碧浪曾翻千斛泪，夜光能换几餐炊。
方城有址堆残贝，古寺无踪剩断龟。
访古喜逢歌剧队，布帷丝幕白龙湄。

（二）

双鲨闻说守杨梅，贯月奇光去复回。
北海开池初结果，南康剖蚌半含胎。
看来子好因娘好，毕竟他培赛自培。
玉润星圆千百斛，南珠应夺亚洲魁。

1962年4月20日